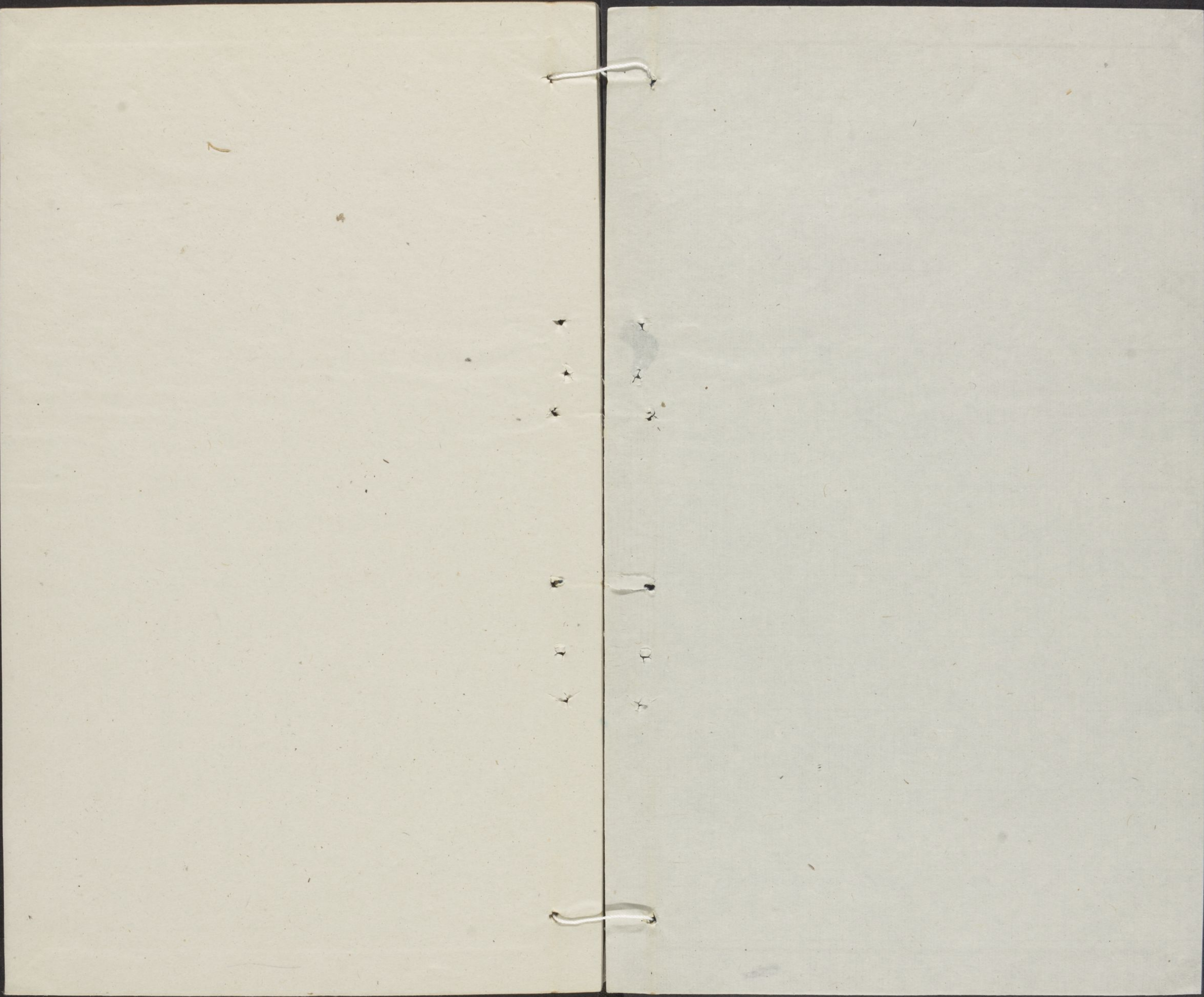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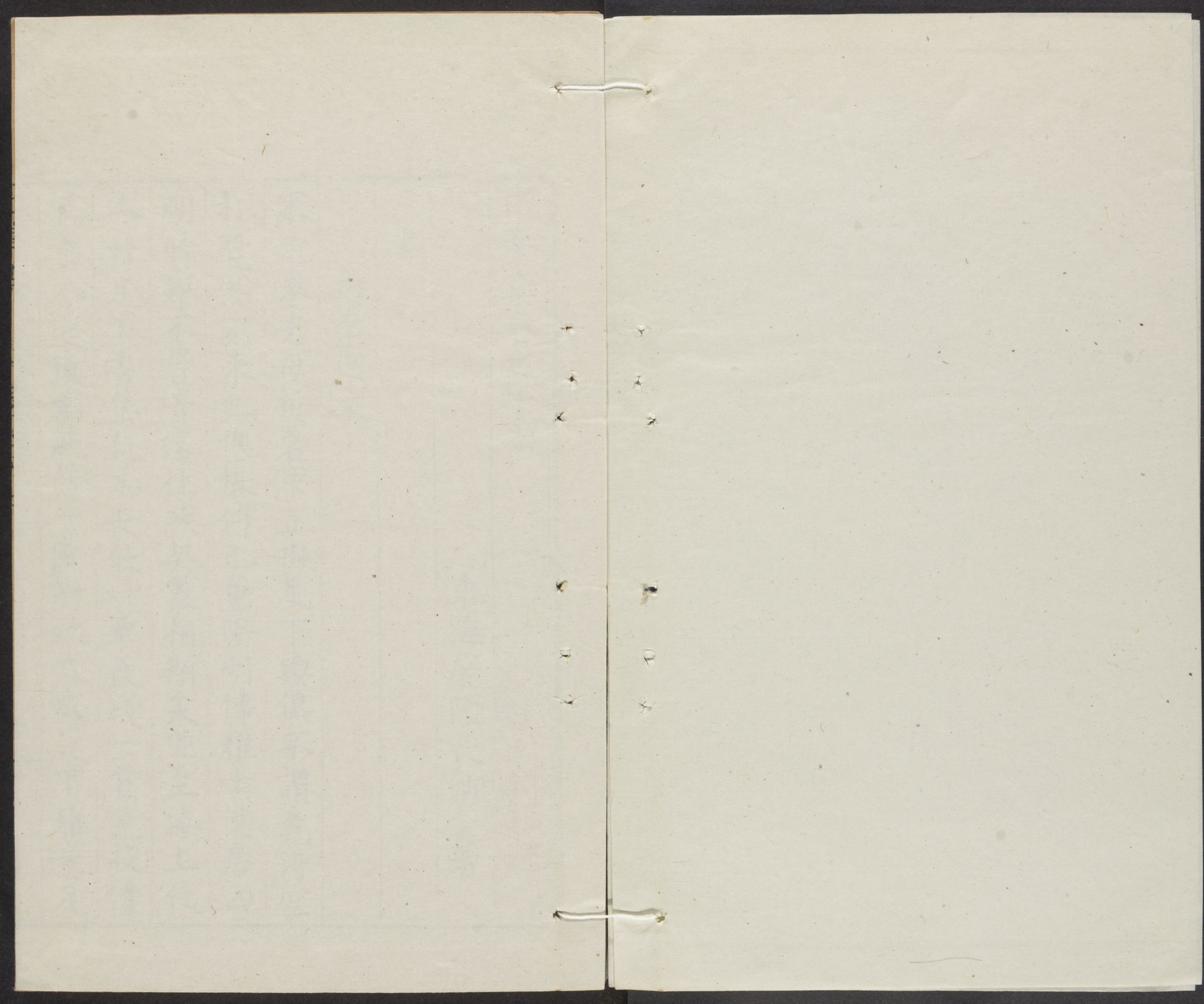


14

T5424/767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由拳集卷之十七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李之文

家兄奉老母拉署中正擬足下與俱不謂竟得空
札登然不來也。懊悵何已。董陽明博雅士。僕居四
明時。雖不肯肯還往。然契冢相期矣。昨至海上。使
人持足下書。渠自為長歌一章。長箴一首。見投。僕
為書答之。復為賦詩一章。附致之。成足下雅意。足

下閔僕貧吏無以為家為僕置負郭田三十畝僕
之饘粥稍具矣不妨使老也諸故人終始竟屬之
文固知不佞眼中不失人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矣江上秋風都門夜月聯鑣結軫
大隄曲巷燒鐙把醖細語雄談顧盼生雲煙俯仰
無天地此驩若可長久侯王何貴哉旬日之間星
流霞散伯符折而東僕折而西如斷蓬一離本根
隨長風飄轉天涯相失茫茫何之每念瓊樹枝心

斷何言足下騎瘦馬長安稱失意矣然有才如安
仁年少而風流又明粹溫夷穆乎老成秉心內朗
應機外員東序天球的然國寶即坐冷青檀位三
輔師表言為春華行為秋實持論折角說詩解頤
良亦遠又何如老廣文白首龍鍾而猶溲娑此官
哉夫賈生非不抱長材習知古今治亂稱開美士
茅才識英朗器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
窘步足下之材具不減大傳讀足下五策坐失治
安又青年而有黃髮之心矣前途雖遠何所不到

僕面孔猶昔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饑寒三十年以
後勞苦簿書踐歷艱難備嘗世味者無如不肖而
知不加達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吾何以見
足下今得銀邑煩苦萬狀足下所知也勞苦甘之
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奈之何以為私利
則甘置身不肖而名行盡喪私利安可為也以為
仁義則或指為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為也
僕雖至不肖終不敢自處穢德以辱九族而負交
遊至是非毀譽顯晦升沉懸解久矣足下勉之光

此令德青雲伊始慎作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姥
上掃一石以待足下開之諸君良可與語俟足下
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綠裁書敘心足下亮我

與歐楨伯

僕居東海時則稚聞南海有歐崙山先生其人明
智而啟龐博學有高才文章如司馬遷轂詩如王
維李頎戢翼卑栖恬於勢利又如揚子雲僕私心
慕焉然賤性踈好詩文而不肯精好折節賢人名
士而不能納交所至杜門下槌手一編隱几頽然

自放起而仰視遮中飛雲便以為適少年結屋曠
野大江橫於門前春雨秋潦長風卷對靈潮走沙
洪波浸竈下者浹旬僕乘孤槎往來駕鷺群飛鴈
驚相呼人跡罕至此時少且亡賴直思騎金鰲背
上出海門一至龍伯國而還以故野性益習踈懶
日甚偶不自堅漫從諸公遊都下譬如海鳥一旦
去平沙島嶼之間而遊於上國彷徨自失矣以故
居都下亦閉門下楫居半歲無一人知者會友人
伍君客苑僕哀而為文哭之為沈君典馮開之諸

君見而竒之問為何人竺或以僕對相約聯騎過
我三及門僕猶堅臥不起諸君排闥尋我臥內僕
不待已強起擁布被據匡牀而與之談談有頃廼
呼童子取衣冠諸君信可人自是日取酒掃榻而
延此二三相知二三相知稍習不佞願益喜無日
不見過旅舍有茂對一章相與偃息其下或張燈
至丙夜不罷去而門外之客日益踈二三相知偶
然而合諸公亦偶然而踈非敢為翫斲也以先生
之才之德僕向神交三十年及至長安而落落如

途人者此豈人情哉又有賢貴大人懷刺先於僕
出僕之文章讀而賞之再三愛好篤至而命僕無
及門僕即無及門座主先生至感恩知己者也董
董從稠衆謁見政府而未嘗一及私第至今使座
主先生尚不識僕面孔僕之踈嬾率真誠為有罪
然寔非敢為骯髒也品棲野宿之人偶徼時幸驟
而躡草履漣娑長安耳目盡易心鬼隄杌安得周
旋俯仰如素官舉止山野則其固然苟非深察鮮
不為罪今屈首為一令世故漸涉周旋頗熟而真

性亦漸以漓矣儵忽之鑿混沌將為若德適害之
爾僕曩居長安亡所恨恨不蚤自結交先生亦不
知先生之拳拳於不佞若是友人馮開之來言先
生亦言李宛平宛平奇杰士注念僕良不淺僕心
感之不及以姓名通蓋不佞平生大都不敢先人
今處踈賤益以局促先生為我謝宛平公友人來
得先生詩一牋一雜刻數種竊兒暴富矣敬羨罷
官歸山林生色近讀其匡廬京口諸名山遊記固
知其有今日天放二龍乎屬北鴻有便布此區區

案牘劬勤率爾不次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
良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即
朗寐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
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飛刺眼鳴
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
錢唐見存田幾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
還田數日借彼綠力暫解我天袞相對嘯歌一破

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囂溷雙眉放數日遂復
攢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
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與元美先生

適有一客從婁東來傳言上元夫人遣一力士貽
書報先生名占僊籍勸先生脩上清之業百歲後
白日飛昇住蓬萊山頂寧有之乎先生學窺岫嶼
語破鴻蒙故自非人間凡骨今鬢髮半如銀矣而
顏猶十五童子作莖花色僕固疑之更聞時下業

田子集 卷之十七
已屏去文字之緣壹意脩真服食誠如是先生為
韓稚圭漶娑人代遂翱翔清都真千古大快事下
土賤士聞之心神躍躍飛揚天地之外也果爾幸
勿見秘勾漏令苦丹砂不成奈此塵劫何即得為
八公鷄犬亡所恨惟先生命之敬羨先生遂得請
乎急流勇退亦神僊之亞子念遊台岩歸不

與沈懋仁

兩得足下尺素宛如談對不佞自抵吳中勞苦倍
於居賴時故人音問往往闊絕每握筆欲作一交

遊書而俗務種種無端攪人擲筆起罷矣形神復
救且無好懷即勉強作一書重可通寒暄不復得
雅語則又念足下金馬貴臣文章鉅儒不佞即下
土賤吏不能作一二清言而徒齷齪為溷子語漫
以寒暄瀆下執事之聽竊不自安以此久缺問訊
非敢為簡也足下溫然長厚而僕又嘗辱一日之
知當不以踈賤見遺乃僕自次且不敢前如里嬾
村媪布衣縞裙而見王公貴家女彼不相哂此自
羞澁爾足下業為金華侍從行且登講筵潤色大

業宣此鴻烈儒者遭遇可謂命達而僕不肖領下
邑朝夕勤宣 天子之德意以佐元元亦不可謂
不遇也神龍不咲螟蛉鶯斯不羨大鵬僕知分矣
今日廟堂之業僕不如君他日山林之樂君亦不
如僕率然言之足為一拊掌開之東冲然馮先生
止一蒯緱無長物嘗一至青溪相對清絕君家所
親楊生雖屬不佞部下士不肯以足下故一至縣
庭楚楚居郊園良可愛敬僕寔未嘗有所推分成
足下高雅也不宣

與沈少卿

莫廷韓歸不得足下一字以為恨足下遂忘僕乎
足下忘青浦令非忘僕也往足下恨僕不位長牋
而直寥寥數語乎今一字吝之矣屠長卿為令乃
不能當沈先生一字人果不可以無官然令亦太
強項矣何敢貽書數千里而數長安故人幸足下
寬我僕乃為調笑非數也足下居長安無恙不佞
自移此中勞苦百倍於昔晨起理髮感我二毛矣
潘安仁年二十四而見二毛僕三十八而見二毛

安仁居河陽有滿縣花僕居青浦有蒿萊安仁綽
約美丈夫而僕顛顛如老媪安仁詞賦齊轂二陸
而僕惟魯不能吐一語大約同也足下在諸曹有
轂名位且日起僕之支離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
矣公等坐致大業不佞若不能從請為詩歌里言
以咏盛美冗次念故人不能已遂遣老蒼頭走數
千里奉訊足下言不宣心相示以臆

與顧實甫

足下之高才盛德僕曩固雅知之至用情於不肖
若此其篤至僕不能深知也比肩而失足下僕之
耳目不復可使矣開之來道足下雨藻蔚起朗映
人代不忝王氏宅相之親矣而顧眷然一椎魯小
吏廼知屈子耆艾良亦近情便欲裹糗走數千里
一奉清塵而還而爵羅羈人身亡羽翼江河遠絕
含意不申將奈之何久慕君家元美先生重以事
一登弁園自後書問皆普通課辱王先生許可而
簿書之吏為文法所拘持不得長奉執鞭之役此
心良缺近聞敬美先生乞休急流勇退便是飛僊

足下立金馬門下名位差不薄金石鴻藻鳳麈異
彩不識肯一惠教鄙賤不若僕之廓落何足復挂
口吻世人通顯動引山林聊以為高初非實際又
有興在長林而身絳朱紫不得自解免徒勤夢寐
者若僕則不必夢想山林會須有人放之威鳳來
儀遮除野麋祗宜州澤廟廊之士體貌稊莊品穴
之人舉動踈野性之所近真不可強僕今勉為一
令以求不媿兩間慙交遊於某足矣蓋僕天性冲
澹體亦清羸所需於世間之穠腴有數廉潔自將

可以寘過顧弟不難於廉潔而難於媿阿居壯方
簡樸處猶可移之吳會非鄙陋所宜矣園轆敏捷
尚思不堪而况僕之固陋用拙者哉艱難困苦之
中直以日為歲所幸上有天下有交遊志行苟
孚升沉不問僕之領邑而出也謂廉勤慈惠奉法
守正而不阿庶幾免乎顧有不盡然者此非僕之
所能了矣譬如良家女不幸出為人奴掃除易力
顰笑難為轉盼之間動而得過人奴之家翁媪一
爾今為不肖之翁媪者何可數計獨崇何開之書

來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旨哉斯言僕奉
以周旋矣種種苦情捉筆漫及亦恃惠子之知己
伏惟足下鑒原

奉少宗伯余公

相公居闕下隆不自度頓首奉書致寒暄之私者
再矣踈賤小吏迺敢抱只尺之牘累溷尊嚴死罪
死罪則以相公東海鉅儒人倫標的而隆幸竊同
里閭固平生之所日疚延頸者隆自為諸生輒忘
其韋布之賤固嘗為書數千言瀆長者清聽則不

肖傾心大人先生非一日矣客歲神往相公不能
自己每欲遣一介行李問百福屬大計且屆期遂
巡引避不敢前而饑渴之衷莫可自制則於北鴻
之便附布一言荒簡良甚言之動竄相公長者倘
不罪鄙賤伏惟相公德業侔造化制作參神明乘
時奮跡宣猷勳德配陽春功在亭毒此真崧高
重降列星再出休嘉照史冊餘光被桑梓譬如大
雅振響其願比於六馬美不肖猥以踈庸待罪嚴
邑雖稍知自愛而行能無聞何以仰副德意伏惟

相公少賜教植其何幸如之敬遣家僮馳不腆之
辭奉候台履不任瞻戀惶悚之至

與沈肩吾太史

賤子鄙性復耽弛行能不足比數雅無鄉曲之譽
鄉父兄長者駢子弟蒿之賤子亦甘寂廕退處江
壖蓬蒿滿戶矣猶以雕蟲薄技謬錄於二三知己
間有大人之遊家貧無藏書罕所涉覽偶從士大
夫借一笑寓目焉嘗鼎一臠而已學又無師承所
誤結師心獨出固詮正覺徒耽耽丘野孤禪偶為

大宗門所黜不堪拊掌屬有天幸往往得承顏色
於當世之賢者不我麾去如君家山人居然臭味
同也而賤子亦請以北面之禮見箕仲長孺盛許
氣義比肩而論交賤子不肖誠不自知其得幸於
諸君子若是乃足下之文章行義卓絕今古即今
綿曠千載遼邈萬里猶將神交精馳擢擢決起而
從之而况大賢近接宇下不得一當恐一旦先狗
馬以為長恨則以足下官京師侍金華而賤子方
困泥塗無從自進私心往矣比足下東歸即對家

田叔首問長卿無恙及賤子兩子止上足下又儼
然損惠珠玉爛馬色澤蓋似深有意於不肖者一
佐小吏日苦囂塵久不得一吐胸中積愆缺然為
恨足下人物權衡天朝瑚璉而不肖鄙庸下品
誠無足當長者矚睠顧其志可念爾待罪鄙邑亦
惟是日夕兢兢擇地而蹈罔敢踰法度尺寸救邑
父老子弟頗安其拙乃聞有向長者橫佐口語此
必不肖有涼德於彼偶不自知不然者何以至此
伏斬足下哀其蠢愚而教植之幸甚

與李臨川

君侯青海龍種崑丘鳳毛束髮論交名無經而走
九域天下豔慕英雄延頸其不佞往者固嘗於交
遊處窺見一斑私中良切願安敢望執牛耳之盟
庶幾古人執鞭之義而遠方布衣常帶名字不聞
於上都亡從自進及以公車之後旅食長安幸得
以薄技見收於二三君子又幸得以友人之推轂
交於下執事也僕平生椎鄙亡他嗜好獨如五色
蠹魚好食神僊字又好折節交時賢而性復踈不

能融融取名園轉滑稽以遊於大人苟非從察廓
相視鮮不對面而失之如僕之獲交於下執事相
驩蓋殊有數非偶而已也朱第傾觴琳宮飛蓋二
三友人狂呼大噓北斗下柱星河倒流千載竒踪
真宰所忌把袂不數轉盼河山而僕乃為邑小吏
支離塵溷躄躅路旁望長安諸貴人如閭閻群僂
矣顧猶念君侯逸羣之骨不當溷以世俗相期敬
位數語展訊故人僕今者叩閭闔矣則實以故人
非以君侯也胡元瑞不佞同袍友雅與君侯善人

居長安把臂定如故漂轉以來久絕音耗幸為不
佞致此情

與王敬美

往讀先生遊名山諸記胸中何磊塊哉耽幽攬勝
語語烟霞知先生雅抱尚平之癖無何聞先生疏
乞身季鷹賀監千載同聲矣久之不得的耗想疏
入不報也 朝廷固惜賢達恐未得遂臥山中季
鷹黑髮歸五湖使我看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良足稱達士而賀監白首始從 天子乞鑑湖

無不可百代而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然後永結五嶽之緣疲抱九僊骨朝披一品衣如李鄴侯要亦不失為逍遙先生第稍遲之賤子遊道既踈世味亦淺放筏雖後於先生而及岬或反先之未可知終當杖策追先生於雲山煙水之間長公穎異當是蘭臺石室中人先生高才曠度豈應凡骨也日聯翩雁序並馳清都為區中一大快事賤子無狀誠妒之矣軒車東不得一面私心良恨昔蒞谷道經營陽令曹嵩不為畝嵩至

亭次望塵不及謂人曰趙君過界不見心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之而不肖坐戀五斗空望車塵海內必且姍笑某不比於人以袖障面自慙也先生寧有意乎奉去竹筴一握乞先生為書近作數首庶幾哉出入懷袖日披清風肯為不肖誤一言更幸非所敢望也日求長公往篇業已見諾煩先生一憇憑之只尺婁東精爽飛越

報賀伯闇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今天下不乏英

雄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
無臥龍之姿而有麀鹿之性少栖海曲次寥無人
沈洋自放讀書粗了大義發為辭章好作寥廓語
而才不逮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槊意氣有之而不
講於黃石之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
何足當足下節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轂倘非稟
言乎不佞未嘗識足下面孔亦未獲盡發武庫之
藏往從馮先生所讀天一後見文藻跌宕曾懷磊
落落一變大畧可睹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

而况親捧瑤華單辭隻語足覘明月又何心淋漓
盈楮若斯之富哉曩一讀華棧香三日不去口因
風遙邇遂投長牋三年不奉足下報音僕心良未
已也嘗嗣宗就孫登蘓門與語種種登竟日不答
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而啓其玉齒
發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遂儼然荷足下謦歎
之音小吏發械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嶽忽隱
起紙上氣何浩磊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過實衆
人所驚僕乃以為愉快不佞之才遠遜足下而閒

情遠韻頗謂近之僕真是下之友也願以馮生為
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亦幻富貴何論達哉張
季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
或亦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穎之上未嘗不泫然
心悲也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救帚麈
公尚平庶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脩
玄素之業足下才氣肯懷定然此輩中人願無以
立資故抱此惰忿坐彫素心使者還來爾寄答其
請情事非相見不可悉不腆救邑冀借寵靈不佞

與馮開之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淥水奏曲桃花佐觴此
造物者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垢溷憮焉自
穢矣足下無賴好弄人復盛言西湖詫我使我邑
邑不怡醜此印綬如繫條鏃宇宙亦寥廓矣湖山
之間若可容乃公止湏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
處禪之風邪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
為懟誠以為無聊也僕不敢慕王公又安敢薄州
縣第以此故妨我嘯歌不能無少芥蒂然苦乏饘

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一大人先生位省而媿范萊蕪諸公矣足下近况佳適聞嫂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船入與細君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得其處塵囂之士豔慕何言君典昨有書來擬於今夕過訪足下湖上然後借卿泛青溪之櫂而造物者妒之會有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亦未渡江此中久不得其近耗君房中第亦吾曹一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出則不敢負人不佞且望之

矣此君終可人伯閣儼然損書才致雄放高自矜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且又足下之友也新刻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害之足下所刪十之三四為不佞箴拙甚善所刪去篇目幸一一示來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存者尚欲為足下請之亡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近位可多存不黔婁之家鮮有竒寶足下恐第亦姑就其人存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燕石良可發

一咲潰癰決瘤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
意焉更望稍秘此事承命作歡賦古人作賦連以
一二紀不佞一夕而作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
飄爽有餘方之江鮑亦是宗門之下讀之懷當為
拍拍然矣古樂府嗣作若干祗用舊題出以新意
不襲昔人一語嘗見作樂府者好遮相剽襲陌上
桑云使君自有嬾羅敷自有夫此古今絕唱而傅
玄改為使君自有嬾賤妾有鄙夫可謂點金成鉄
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一篇之中更

三四字遂掩為己物僕不敢以為然感懷詩必不
忍棄去今增唐惟良曹子念二首置之楊公亮後
徐彭二子叙都作六朝語徐當為前叙彭為後敘
二子既作六朝足下當為史漢嘉則恐不可無一
言王百谷於不佞有知己之雅恐亦不能忘情僕
往所自製可刻之集中題當云何足下定之不欲
棄去也僕近者玄虛日進在情轉空誓降三尸終
期五岳甚不欲抱淫慾之心積幽冥之過以自墮
棄嗜好既寘收薄且銷損之又損以求真境惟文

字之魔尚未能伏足下清真大得湖山之助近更
當精進幸有以教我雕垂之技恐終非至人所貴
淫思滑精為患亦不小倘兩者都不就文字不蕪
於名山姓名不登於石室侵尋歲月革同朝菌僕
之進退安所據乎使吾兩人同處一室可以朝夕
相砥共啻去就今復乖違若此言之抱痛愿各努
力勿負初心相見何時足下命之

與沈君典

仁兄出門遂化為車下塵人生不滿百何自苦乃

爾邑中無佐貳官區區一令上事貴夫人而
庶務入視邑篆而出治水垢不及沐饒不及餐
神且耗將安所稅駕矣聞仁兄在弇園何處別業
之也馬上懷人泪及馬足遂蹠而下道旁捉筆馳
訊歸途當出何道幸不惜相費武康山中儻可投
足則有蕨薇在吾饒吾腹而閒吾心何至作如此
狀伏惟仁兄終惠教我所不輸心有如皦日開之
同東下不歸途必使人報我

與君典開之

昨使者來率爾訓荅殊不盡鄙情婁江還二兄會
於何所想蹤跡尚留滯吳門如從泰山絕頂望足
練神目幾竭矣百谷竟通耗不過金閭而不一接
此君恐終是缺事吳姬買不挾之艤中泛五湖此
便是范少伯本色第太蚤爾新人即能勝故幸勿
使孫夫人抱長門之恨恐他日更煩長卿始謂姻
事仁兄倘非秉言不肖無德以堪之不敢遽信乃
徐察仁兄似屬至情不肖望不及此喜可知也有
如青松不移皦日可指當遂益千古奇事佳話此

在仁兄不在僕呈天有情仁兄當得好女即孫夫
人產麒麟兒請為後期此事望開之兄一德憑之
歸塗幸一相聞長孺欽之追送畫鷁歸言二兄情
極篤託寄區區繡段輕羅奉新夫及裁為合歡被
與馮開之

何處別君典也沈郎吳姬好不青雀月明短簫長
笛沈郎故得與麗人俱足下別後五湖烟雨誰與
為驩昨得書見約望前再過魚頭敬掃地焚香以
待日來淫潦不佞蓬跡泥沙政堪愁絕今日放晴

始有生色矣急欲仁兄來消此白懷

與王元美先生

王孝廉見過拜嘉命之辱顧小子虛薄何敢言不朽之業先生愛而忘其奇醜獎進後來此自先生至性敢不敢承日來淫雨為虐不肯徒跣踉蹌泥沒於脛矣救邑幸春間豫築圩隄今得不為災天道放晴倘可無事兩歲再潦吏茲土者罪狀可言日疲禔恩君典自婁江還金昌遂買一吳姬泛五湖煙雨去古來英雄都未免兒女子仁詒書以劄

麗見說云不減夷光恐措大面目未識絕代之姿當為少伯所笑先生業證大道不復當以此言聞要悉沈郎別後近况爾嘉則先生留滯上海顧汝脩家不通聞問月餘矣昨始得寄一聲未見報家司馬兒駿約以是月謁先生為先司馬乞墓銘至則嘉則與俱來先生方收視返聽遊於玄寂獨奈何正文字者戶常滿屨此恐尚是先生一業障乎先司馬故嘗受知先生身後之事敢以累掌故駿來能具言之

與李之文

日來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庇幸善飯
不病尔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戮民敢少快
快乎所可喜者四月初四日亥刻室人舉一子彌
月之先一日沈君典馮開之及嘉則同日來作湯
餅客各出金錢洗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全日照
耀此兒而沈即手摩其頂大詫曰此兒風骨秀異
不出二十即飛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爺稱名
不數沈即矣開之按玉曆復云支干大吉蓋沈郎

善相人術馮生善日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
字之曰阿雲雲間生兒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
竟間過承長者粉飾但得善伊吾阿爺小詩跪地
作虎子足美才望富貴所不敢冀足下得無嘆其
言乎家母健甚山妻免身後亦健僕以一清貧換
平安二字無僅故人諸郎君析產居尊公當遂安
閒此舉良是足下文譽日起讀來札殊爾雅操筆
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浣慰浣柴方伯遂不祿
使人痛悼聞訃即遣祭吊生平大義頗盡奠文中

想當八目邇來治水襍田泥沒至邾積勞殊苦毛
髮為枯猶記二三同心投長竿河曲雙柑斗酒起
聽黃鸝聲不知隔幾世矣能不惘然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歎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漣娑嘉
對幸徼寵靈於足下此時自謂范張可佐管鮑不
死洎弟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分手僕夫在門
辱足下持觴過我逆旅相對黯然欲行不行數視

日影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
人心折足下湖海雄心烟霞傲骨三歲之中西得
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迴翔故林昔人所
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
北踐更灾罷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
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
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以投竿或尋
足下荆南夢澤之間長嘯而入紫煙永遺世氛終
證大道快矣哉讀懷人諸作字字璀璨句中之奇

故多邇者出薊門下洛河歷邊陲返荆楚登覽山
川新篇當更侈幸不悵見寄君家季子詒我長牋
藻思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如君家兄弟定
然寘儔懷諸君近佐效顰西子幸大賜雖黃高丞
罷官還遣吏從行便布數語冗次據案勒狀

與王百谷

僕昨詒書君典開之過吳門而不見王百谷先生
亦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此後兩君書來云遂與先
生投分結契稱石交矣僕心良善然高賢在佳會

於湖山名勝而僕不得與命也又不無懊我白懷
君典買吳姬以姁好相詫且雅感足下從吏不謂
磊塊丈夫風情政自不淺君典與不佞有女蘿之
約且指蒼天以為正矣先生有便亦幸一從吏之
僕故重其人非以其金馬貴客如君典者政使布
衣蕭然更可鄭重爾開之為不佞校刻小集敬懇
先生一言自知緼賡欲僭飾山龍惟先生圖之日
來治水禳田益以多事可憐王大令輩中人化為
泥涂溷子弟觀海內雅流非迴翔清華即高嘯雲

由拳集 卷之十七 十五
月不佞獨奈何坐困鄙賤下與輿臺等僕今不慕
開之君典而慕王先生三山五湖近在足下僕復
何言仰慙黃鵠頰媿遊魚開之約望前舟過竺頭
先生肯與俱僕且邀西山白雲以待足下

與馮開之

沈郎挾吳娃泛五湖煙雨去便謂足下買江陰棹
矣不意尚留王先生竺頭眊遣一訊王郎缺足下
書奈何為情沈郎買一兩妹而足下挾龍陽平分
風月大鬧吳門西太史亡賴東南霪雨疑二足下

所為不佞日來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君
下告陽侯駘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脩
水田隄圩力障洪川而不佞手擲瓣香即操畚重
救邑當得不灾有如西歲再灾民生行且殄今將
安歸不佞苦情如此而諸君方把碑渠聽鳴瑟吾
欲直躡天門攬司命之袂而問之賢愚不甚相遠
乃貴賤勞逸何遼絕也雖然僕不妒子惟復快意
當葺為故人酌一杯以無相忘即是矣足下久客
王先生王先生細君且怨釜中魚竈下蛙矣王先

生計必私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幾何不立稿來
書云江陰令將為足下置負部急赴之此黽僕貧
任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雄談勝得
手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叔速過僕
僕自駭龍呪神後情思太恹恹不佳須足下急來
消之脫問種秫田吾力猶能為足下地使仁兄以
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矣百谷盛稱
雙鬢使田未垂涎老奴猶憐况我乎幸携與俱
不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從旁聽一曲便當

令君片時風月也家田未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
而垂涎雙鬢此不可曉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
地

與王百谷

昨走一力問足下想當達掌故不謂開之尚留齋
頭家田叔亦不相聞如張公子何故僕自東家正
爾寄穀田亦勿怨此言大雷沈郎小姬髮才覆額
乎便携以去猶勝杜舍人歌綠葉成陰適詒書馮
生誤以雙鬢為龍陽既乃細思之非也措大之不

解事可咲如此曾記馮垂罄囊中青銅三十萬始
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青屏而歸若然開之今
日定須窮爾有故人在當不至唱蓮花如卿所云
僕曩在天門下誤回盼真人三千粉黛故被罰作
人間涵子了與風月無緣然口尚多微辭幸勿以
村翁訕我所云文生滅跡縣門僕故無從倒屣亦
偶忘君卿并日書不及使公務也足下咲僕重
雁門太守而輕逢掖僕媿皇甫威明多矣然謂僕
等下二千石足下非逢掖邪昔人以不識玄真子

為僂吏僕之失於先施惡得自解免矣僕自駟龍
禁雨來顛顛日甚急欲聞談天快人語一除煩懣
幸偕開之田未過我并携謝眺驚人詩來

與田未

嘉則先生客海上遲足下先過竺頭然後馳報嘉
則俱至王元美先生所乃不聞消息者久之忽報
行李已次吳門悵甚吳門館於王百穀遇馮開之
良友佳會恨不得從何日謁元美不佞業已三致
此意於王先生矣王先生甚知先司馬磊落大節

想當即為搦管聞田未稍從歌兒飲數十年老窻
嬾晚施粉黛與少年姬按笙度曲乎一咲一咲老
母在家園肯極感君家母夫人細君雅意聞足下
且至命婢子掃地焚香以待幸有以慰之

與開之二首

別足下遂曠若隔堠俟河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
上亂峯週遭林壑窈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
乎東望伍仞陔堪癡絕錢唐山川清佳洵吳越甲
秀乃人物有風調者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興

來或成獨往花下小車煙中游舫水窮雲起澹矣
忘歸此時而屠鄉若存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
若此也是下聽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
念僕當不如僕之念足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
之本懷何敢以此度足下今天下豪雋塞路何齒
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期潘安仁有言身齊逸民
名綴下士彈棊賦詩可以忘饑惟恨平生不能飲
酒博覽載藉嘗見窳廊之士為尉羅所羈以疥痂
夷甫諸賢口談玄虛心暮索朗而猶淒娑人代自

取譽尤有如諸公遂借孫登王烈長嘯入林何所
不適感昔歎逝情意坐銷足下之與司命帝君似
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官僕之齒
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往不從
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一故
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冠
足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
嫂氏念及寒荆果於四月初四夜亥刻舉一子沐
熒矣作書時寒荆倚牀嗚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

期在足下不在僕下官所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
沈獻可者元美廷尉門下士也才甚宏麗元美亟
所許可失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
亦爾雅有致青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足下輞川
之裴迪也賢嫂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
時一同聽聽不足下出對賓客則如子遠入對細
君則如相如直承明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賀監
火食神僊錦衣巢許人代風雅事足下占盡乎誠
妒之美端陽前後如是下不一視我縣中僕且為

文詛楚

僕蓋密遣一細佐物色君典於西湖之旁至廿六日亭午得飛報知君典魚服過足下足下業與俱馳至就李而不密以聞何故兩賢相得復何知鄙人鄙人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西君即厚自閔無逃關尹矣弟之用情如此天下有心人渴饑之衷一足下何以慰之言之飛動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所點今幸得二三大英雄

一浣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佐似有神助是日晨起眉端生紫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遲讀兩君書若詩長天紺碧頭上雲物五色爛如錯綺明星見日下是何祥也文章如此詎不上動天文僕非漫語者二足下天放閒適奈何令不佞跼蹐若此弟不難棄此死牛皮帶祇緣家言老親不敢直行其志念二足下豪曠顧影自穢咄咄屠生為小吏所縛許由石戶之農非天上人何為呶呶乃爾與仁兄輩相見當共啻此事人謂屠卿貧甚不可

以若此丈夫寧慙餓死有卿等在當不令立稿急
欲與二足下相見秉燭達曙不能寐故復遣力奉
送書到焚香掃地家人為之下百冗幸即買擢青
溪必無舍此而他之嘉則先生同來此千秋佳事

與君典

適得一密報聞仁兄微服至西湖與開之會今已
全往樵李樵李去青溪盈盈一水矣令我飛心直
挂天外如只尺不得一奉顏色便成千古長恨敬
之急足尋仁兄仁兄何以慰我三年饑渴昔曹嵩
以不得見趙咨為恨至棄官追至北海相見仁兄
許我弟非戀此五斗者倘仁兄憐其區區幸作良
圖西眺視不得下

與君典開之

今日蚤起攬鏡忽見眉端隱隱作大絳色如含桃
呼細君與語當為何兆宜必有真人過此既念二
仁兄業桓秀州刻下且艤舟浦口乎望至日莫不
來乃得二兄札子急讀君典書若詩神氣蕭灑如
挾飛僊復讀開之長箴情境益出而藻閒發世上

乃有此等人物作此等言語不佞乃得目睹坐室
古人僕即化為異物固可亡恨見二君文章想二
君眉宇恍墮崑崙萬仞罡中骨驚神慄忽忽毛
羽生於骨懷湖上復值嘉則先生狂呼大語一片
湖山恐蹂為荒丘此時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
稍高自揚詡亦復奪氣何況梁生輩哉二君既至
秀州便可買權青溪望見故人直以夕為歲至姑
蘓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三化為石矣重走吏復
將鄙意二足下急圖之

與開之

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然每至分推乃便成悽絕
要亦人情足下泊舟郭外僕病不能出城視足下
病而復傷離作惡殊甚別後數以書來無相忘也

與沈嘉則二首

先生別後治水禳田遂無虛日治水使者弭節邑
中百務肩於一身先是使者下治水令隆以災傷
之後不可以興大役為言不得請無何 璽書下
不復可爭却使者方臨而治水官諸事不備隆恐

得罪上官兩日而集數千人河工遂起三日而部
使者親臨閱視得免於後言斯亦勤矣旬日來工
且就緒會天大雨河水漲溢工難卒完而田禾漫
漶傷幸賴春間之圩岸畢修不至如去歲盡沒
乃萬人羈於河工众心惶駭隆又憇河工既難遂
完農事又漫盡廢三十日冒雨疲馳往工所先散
大众而後白狀御史臺田野騷動隆方私念一行
而解萬姓於危難自差可快意隆不肖揀灾卹苦
近遂以成癖日求稍積功行以當天心而艱虞踵

至憂勞萬狀立之專犯忌諱者多徼天幸此非不
肖所能知矣隆反覆念昔人言脩正尚未蒙福為
邪欲以何求勉強為善以安養命斷不敢自墮落
重負長者聞先生館於汝和宅作客有此賢主人
差不惡不肖因日溷勞薪爰失修候平生自負謂
何而沈淪鄙賤如此惟稍得當立賢豪心以為私
慰君典遂買一吳姬自詫妙麗開之同住吳門沈
即挾吳姬歸宣城馮生暫往江陰約望前過三頭
此時先生不可不來佳晤此兩君書來漫申昏

日者集
一
如之約甚至指繳日以為正殊可喜小集效徽惠
大雅汝和昆季幸致傾向田未尚未見枉羅浮硯
一枚天池茶一瓶辰砂雄黃各一緘奉上

讀由拳集序竒氣咄咄來逼人真舉龍文寶鼎手
快其頷余小子虛薄無足當先生揚詡爾天道淫
雨不肖徒跣且拜且行泥沒至鄰馭龍禁陽侯為
力良若不意今春圩塘遂以收功河水高十田間
一二尺許而不入田不肖復駕小舸迷行阡陌龍
膏遍野車軋軋聲聞于四郊禾苗大生色父老

言仗使君力今年不為災而天道更放晴歲可望
矣非但不為災水落土膏滋潤且可冀倍獲去歲
滄沒者無論其不滄沒者則倍獲此其驗也夜來
明月作半圭色河漢左界白雲微點不肖叩頭中
遮起徐步甚為此中父老喜知先生急欲聞故備
述之開之昨宿在頭質明駕快舫暨過華亭一日
夕返縣在尚作數日留家田未徑拒吳門客王百
穀在在末相聞故不及奉報今業從婁江過在頭
一二日間且至正欲馳一急足促先生來而使

適至遂遣小吏與俱行奉邀行李先生幸速覓一
輕舟見過固也知汝和汝脩息季賢主人至則如
歸乃使司馬作客百里內良久臨印令媿欲死唯
先生速圖之

報開之

人言足下尚擁白雲高臥小君山上遣張史往促
行李東還數日不見報乃足下遂還就李乎不知
殊風颭後何處來搖落之感想當同之拙稟刺甚
精工重勞尊神僕於此道不深而片語入我齒牙

便自絕倒亦一癖乎終當知玄晏先生浸淫其中
不問外事矣適有家長公之戚荒亂失次君典與
孫姬及新吳姬同居郊園嘗挈新姬入城拜其母
夫人頗宜家室孫夫人尚未免身數日前曾有人
來書中令僕勸仁兄稍擇交息遊亦謂不佞也仁
兄頷之不

由拳集卷之十八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記

修賴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賴上城東門面大河河從汴下走淮泗北折而東
衝激城垣夏秋間浩蕩漫衍包林麓原隰稱雄險
哉河故有隄水歲蓄隄圯矣去城不一武而近水
至輒灌城城且不支民惴惴焉朝不謀夕萬曆歲
丁丑屠子隆奉命來令賴上甫弭節於郊則進父

老博士諸生曰隆不佞以主上命得從諸君子遊諸君子何以教不佞敢問治狀何先父老博士諸生起對曰善哉大夫幸辱此言頴之人福矣治寧有先於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明年無可為者民其魚乎屠子愕然曰今何為凡以措意氓黎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乎奚令之為也先是為頴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哉頴小邑十九里爾歲若不登民貧而賦歛急逃且十之二三矣帑有一錢乎亡之河且柰何屠子曰其亟議

議是民安得逃逃寧能已乎於是衆議僉編富氓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不可夫是役也秋毫民力矣失民之心而用民力義以濟矣時嘗受命觀察朱公又受命郡守張公兩公為治精明多惠政授隆方畧甚詳屠子議先捐俸同官亡不捐者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此執事者之責亦黔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爾父老子弟而聽爾輩各以其力也夫疇非食土之毛乎爾亡有所愛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弟同日魚爾

又何愛乎爾即慨赴公家之急生為高義歿有
榮名而又免於患顧不休哉執事者其以大小議
功亡忘爾動蓋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牛酒糗
糒伐木盞土耒耜者滿車下馬邑又苦無石則盡廢
邑治以風而徒步走百姓家借石一二父老子弟
爭為位焚香門迎至城隍西廡外有鍾鼓樓二甃
石可數萬屠子命取之衆為請曰樓縣鍾鼓廢樓
是廢鐘鼓也如神何屠子曰堂左右不可鐘鼓乎
置神以為民神依也水至民且喪其室家神將

安依令為民神宜亦有之遂取之他神祠亡不取
者又徧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於是有石
矣以萬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屠子自為文
率父老博士諸生洎千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
於大河之神是興此役屠子曰臨視者二閔卒為
更其老弱節其勞苦問其饒寒而燠休之卒感屠
子忠誠人人勸也始於正月九日終於二月廿有
九日蓋五十日而河工告成城下築土為路路外
為石隄下用巨石甃其上鑿木為鈎連而灌灰其

中石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植木為椿植木
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焉為土隄者三為石隄者一
為植木者二自東起而北走凡長五十丈廣三丈
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勞屠子屠子謝
曰自古歌吟思咏澤門未有不甯多口者今是役
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眾爭先功成不怨奚論
不怨且也驩然辱終始矣隆不佞何以及此此豈
適有天幸亦或其民醕之效與不然則神之相之
也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西公閱之喜

犒令以下有羌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剗石
碑焉於是屠子又為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
波紆耶日落風起蛟龍趨邪黑雲垂垂波臣呼邪
瓠子夜決翻具區邪水來平城民其魚邪民其魚
邪官蝦蛆邪皇德曠蕩九域宅邪河工之成一何
亟邪興東門者督邪鑿神力邪

禱雨記前

屠隆為潁上之明年是為萬曆戊寅四月有事壽
春四之日大風明日人言潁上大兩雹傷麥苗隆

方食憂懼食噎幾殆歸視東郊原野空也稽顙謝
過自傷為令亡狀皇天嫁禍我民仰天而哭已入
中滌對邑父老又哭父老曰天禍下民遠矣他郡
邑電災者汴梁以北建業以南多有之寧獨潁上
矣使君無為自苦隆曰風雨不避灌壇乎余寔不
德以召此殃也奈何以他郡邑為解至五月又大
旱為文禱於城隍又禱於張龍王之神會里人召
村巫降神妄言禍福隆察其有異繫■而廉得其
詐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禍深矣而電為災民已

重不堪而又加之歲旱寧有噍類者隆乃赤日暴
中滌從朝至莫越二日又不雨博士諸生齊民心
憐余環而涕泣者以百千數曰潁邑小不貧粟猶
支一二年歲旱民不即至死也而胡以苦使君至
此極為隆謝曰隆不獨為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
降災吾邑而方且泄泄然息陰就涼以自為愉快
吾思重有戮辱繫獨為民故吾暴日中蒼蒼魚魚
處一室則怒焉如焚矣為文告於神者三始頓首
謝過乞憐其辭哀已而激切語涉不遜命遷神對

暴日中日晡乃已即夕雲起詰朝而雨明日又雨
然陰雲如黛雨不甚霑足隆又興入禱玄帝廟既
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玄帝廟待雨乎遂
返入後殿俄見上帝像坐羣神東偏隆驚曰此何
為同官曰其上故有玉皇閣下神像脩閣閣成而
不上今且數年於茲矣隆曰天子祀上帝諸侯祀
封內山川即神像下邑安得有之而又令居群神
東偏彼群神奚而安也且記稱上帝所居常有紅
雲擁護雖真僊罕得見其面而今居湫隘近樵豎

簡甚矣天之降罰無乃是乎即奚以專罪令為也
於是亟命上之隆與同官免冠頓首伏不敢仰視
先是嘗謀上神像聚三百人不能動而止至是才
須四十人耳如雲登焉異哉是時日向暝矣應時
大雨竟夕四刻霑足自是連日大雨嗚呼又異哉
夫上帝高拱上清其靈氣當不在是乃維天聰明
何不燭矣矧又百神在邪應時澍雨理或有之電
而旱旱而禱不得雨禱而得雨而又微蓋至是而
後大雨如響也入禱玄帝廟既出矣復入河為乎

嗚呼可畏哉朝出禱夕還內舍窮日夜不休形容
顛頓無人色家人謂隆遂駭相視而泣婦心憐隆
亦同隆疲蒲伏稽首達曙期在必得雨乃已心又
私計禱祠如此而神卒不應將遂謂冥冥不可詰
嗟乎詎謂其如響也神理孔章可畏哉隆於此滋
惴惴思矣世之貪殘恣睢負心者豈誠謂天道神
明遠哉隆謂此事可用以自警亦可以警世也故
記之

禱雨記後

始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
夫雨暘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操也次
寡尔矣北坳茫蕩尔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
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頑馬當其潦也弗格之使
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瀉之也大化獨運
遭焉爾矣遭其潦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
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
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
天遭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天且不雨而三日而

五日而百日子即立稿潁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遭
其適矣子如天何天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為
自苦隆應之曰非也子不聞精誠之極乎夫精誠
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
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
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
形殼蛻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炁可挾而六
幕可遊也大鵬蚊虻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
合秋毫泰山泰山秋毫小大一矣不知彭之為鴆
僥

不知殤之為彭不知龍伯之為焦僥不知焦僥之
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
朗邪流而五嶽耶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
蠖蛄者飛耶翼而蜿蜒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
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
貴被裘帶索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
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
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
可回也月可捫也雷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

水可蹈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
恠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有何
所不為有而有為而為無有而有無為而為有而
無有為而無為無不有也無不為也有而有為而
為理也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為而為亦理也
人之所不信也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
夫員而方蒼蒼茫茫者何物皦而煌煌朗照八方
有何物嶮嶮而鬱鬱蒼森而茫洋浩浩湯湯者何物
散砰彭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鬢而清揚顛而目

睚湏而吻張手攫而足蹠有聲卽卽者何物令此
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恠乎六籍所載諸子所傳山
海玄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北
山愚公不自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
河曲智叟啞然而哈之愚公不止也且亶亶子孫
平焉操蛇之神聞之惧其不止也告之於帝帝感
其誠夸馮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遺僊人
山中者求其不死之術僊人畀一木令穿石馬石
穿乃僊其人受教無日疲寒暑饒寒垂四十年石

穿而僂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無以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雨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為蟬蟄物有必化而况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炁而守神夫炁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器廢器廢則亡不化

矣故崧高為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為崧高也傳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為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玄鬱華庶成錄圖務成尹壽真行之為柱下者幾度也乎烏可詰哉則又烏知宣城令之非龍龍之非宣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為用大矣聖真託焉玄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涂而功配亭毒燠之則萬物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所操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號龍德羸位六馬六者何德玄同也張

龍王者世相傳穎上人蓋焦氏臺故宅也凡詭所稱絳綃九子之事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早禱於王故祠不崇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天大雨也靈氣於昭乎烈哉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宮祠焉而屠子為之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縣者居太末萬山中倍好鬼信巫而多黠巫者降神能手持利刃屠其腹巨斧斫胷跣足行火執上口銜涕油喫人着體處立焦而吻無所傷容

言往有巫降神一鄉人來觀心私念此偽為而不信即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揉作繞指柔自縛遂為巫其靈異如此玄同子曰此非神理即有之妖也斯人或不足道假令賢者遭之何能為祟人以玄同子為不情玄同子與諸生讀書山中中秋夜為翫月之會坐至夜分玄同子先起登樓獸坐微吟有物從山外擲泥沙入樓檻玄同子私念此萬山中深夜山魃木魅庸得無之吾不為動彼其如我何端坐吟嘯自若須臾几上泥沙且滿此物跳躍

而人徑伏於地有頃又自地躍起玄同子不顧此物乃發聲咲則鄉里一愚少也又居山中慈恩寺夏夜玄同子與諸君納涼佛堂中至丙夜玄同子先登樓倚水檻乘月而觀清溪忽有一巨人赤面雲冠而無髻毛衣長絳衣自樓梯躍上徑投入玄同子臥榻倚榻而嘯玄同子自度此鬼物獯惡乃爾其不肯使此物敢顯肆神姦良可自哂丈夫六尺之謂何何為為妖物所動又何問焉默默相對良久知不可如何此物乃跳而起自褫其衣冠則

一醉僧也蓋同遊恠玄同子好為大語故偽託鬼物以恐怖之自後乃止又與一友人同宿一大家樓中主人同話至夜半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足聲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頃此友人驚呼玄同子遽問之云適有一巨手冷如冰鐵搥吾面言訖驚怖異常玄同子即起一手加其額一手按其冑而湯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能加於吾友人胡不亦見惠一掌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爾縱談通夕能詩乎且乞高倡不然非英物也亦

笑信父何畏若此友人至五鼓乃寤竟不知其故
茲樓高故甲于城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理或有
之然不可知矣

開化紀遊

下

玄同子少數竒遊甚困年二十歲就食開化渡錢
唐惡風大作濤如連山舟幾覆同舟之人無人色
玄同子嘻咲自如幸獲濟同舟者曰何不情若是
玄同子曰驚愕何為脫有不測驚寧能免乎桓富
陽夜泊舟江口時同泊者數百艘夜半隣舟驚呼

有劫盜舟人惶駭無主偽為呼兵器狀玄同子曰
駭子何為吾舟寔無兵器而云云汝曹豈謂壯士
可虛聲恐喝也汝曹第坐無亂彼登吾艦則有傾
衣囊餉之爾已而盜卒不過吾舟去據常山時曠
賊大發夜半舟泊城下忽金鼓之聲震天玄同子
不寐密推蓬窺焉見火炬匝地甚近呼聲大起蹴
舟人起驚失措矣玄同子念即大盜至而阻河猷
身登嶼入山谷中行數里天昏黑不辯行路立而
自念吾避盜入山谷中即脫賊鋒而填虎喙非計

矣乃尋故路而出則常山巨姓送喪車者蓋此中
風俗如此越明日易小舟抵一山下曠野止茅屋
三四家玄同子携一奴行舟師二人邀奴取醉茅
舍中更餘不來玄同子倚孤舟念兩舟人邀一奴
去良久脫謀奴而襲主人翁何以禦之於是盡棄
橐裝登山麓伺之有頃奴與兩舟師扶醉至此到
開化艱苦百狀矣而主人者鉅豪不好禮玄同子
至則負盟而謝客隣父老勸主人觀此子楚楚雅
士業已盟而致之背之不祥乃留之留之而門弟

子者黠甚主人疲語玄同子曰家有一子頗賢明
好學以故遠延先生不幸未至而之子即世此一
二頑童不可以教督故不敢以累賢者言訖室中
有聲如雷則童子嗔其父兄之言而手探巨石擲
於門中疲則率童婢數十人登陴逃行遇疲行者
椎擊之而主人亦橫一鄉所以遇玄同子者禮甚
倨先是在賓席者率自附於詼諧為主人弄臣為
悅取容玄同子獨方嚴正色無所阿主人家無大
小咸疾玄同子一日童子邀玄同子邀於後園玄

同子不往童子曰先生何不近人情也往歲先生
與我曹遨於後園為家弟扃其戶不得出云先生
試懸諸海榴樹然後出先生先生怒不可家弟咲
曰不懸不得出也先生不得已升海榴樹一懸而
罷而先生今者固滯乃爾夏月求浴於溪上玄同
子又不許童子曰去年先生與吾輩同浴為扼項
而沉於水者再先生何不許也其狂狡類如此士
友有過訪者一切呵止之門外有密謂玄同子者
曰君主人不可與居彼歲所椎殺田奴婢子并經

之中垣墻之下白骨如麻睚眦加人人無敢仰視
者而君日以方嚴處之不能堪也玄同子以為然
乃去之後三年而復遊其地則伯子季子暴疾亡
仲為怨家磔殺兩孫亡其一其一在又坐重獄鉅
萬貫伶俜且盡嗟天道遠乎哉先是玄同子心不
義主人所為又疾諸子之點傲也每舉天道好還
為戒則揚揚稱曰天命在吾難將由我其又何能
為玄同子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灌莽乎至是人以
為玄同子有先見云後三年而遊於西安西安從

遊諸子多屠沽家兒不習為禮讓久之饘粥常不
至玄同子安為屢空跌坐而讀書怡然歲滿還多
負玄同子橐金玄同子不顧而去比登舟有持一
錢增直者玄同子曰吾非賣菜傭安所事增直投
金瀨水故時人為之語曰屠君忼慷投金於瀨

北征記

萬曆丙子屠子舉於鄉且偕計上都家貧不能具
橐裝至臘月始成行行至晉陵河凍矣除夕抵廣
陵大風雪問逆旅主人無一相容者徒步大雪中

稍委頓薄暮投一城外民家業廼入聚旅而謀語
憲宰不休屠子疑焉復冒雪出走一儒衣冠者迎
謂之曰君殆非常人暮夜何為者屠子告以故儒
生曰此中俗嫌留客獻歲不顧而去時漏下一鼓
矣託宿一山西馬戶明日登舟破冰行夜抵邵伯
湖冰堅不可破阻湖中長年告屠子曰第視五更
佐東南風即亡恙若西風層冰四面如山來蔑以
濟矣屠子為通夕不寐至五鼓疾風大作急問之
長年報曰西風層冰果如山來屠子私念三十四

年東海布衣以一第故畢命巨湖天也端坐待之
大冰砰湃相激比及即左右衝去無觸舟者故得
不敗天明會一大官乘巨艦數百人破冰而來得
尾其舟復還廣陵於是舍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
行是時積雪載塗山林阮谷間深數尺騎時時蹶
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晶如銀海雖意態慘澹時
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
常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沈寥
空闊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遙聞騎雜沓來弓刀

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
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
徐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巖霜被髮殘星在
衣緩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踪往往使人
悽絕矣元夕拉徐州復雪暫解鞍覽彭城故都登
項王戲馬臺作詩吊之其人嘯咤風生氣蓋一在
其事雖無成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
牧鼎足之基寔開拓於此裴徊久之質明冒雪北
行風色益勁日馳一百六十里大都莽蕩之野一

日宵行山谷中迷失道去僕夫輩且十數里山路
冒絕無一人影馬然莫知所之而晨光未動山鬼
夜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乃下馬息道旁幸以
一劍自隨倚劍危坐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決起
過前屠子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坐俟天明良
久僕夫乃至同行尋亦自悔馬入兖州界上多士
女鞦韆蹴鞠戲屠子行稍倦則下馬貰濁酒數行
取枯蘆燎火而觀蹴鞠過關里遙拜孔子墓至鄒
縣謁孟子廟古屋甚宏敞廟前松栢大可數十圍

枝葉剝落成千年物也剗石詩詞不下數百通讀
之多措大語不甚爾雅敬瞻聖賢之風伍回太息
而去過東阿考齊相管子遺烈尋陳思王墓踟躕
亦久之及抵燕京二月四日矣蓋發自廣陵馬上
日夜行二千餘里既備辛勞亦多險絕余故記之
以俟後世子孫考焉

蕞潁陽記

屠子居潁旣奉部檄移青浦按期殊促夜奉檄詰
朝遂行潁父老子弟倉皇走送有騎者有不及騎

而徒步者踉蹌于道屠子固止之拒八十里又固
止之臨河而別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驢復走
大雪中三百里屠子隸馬痛哭不去屠子亦為泣
數行下乃相與夜入一茅屋中叙語佐以濁醪質
明復痛哭別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挈室以行乃
獨身日夜馳而告老母及室人後發邑中止安車
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室人新免身皆不可無安
車乃使人以車還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
疾風如矢體中挾纊若亡有黃沙晝晦只尺不辨

人馬明日雪益甚馬乏陷冰雪中凍且裂鉅野數
十里前無村落氓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
陷冰雪众各扶掖蹒跚行薄暮拒一孤村舍
茨數椽為大雪覆壓幾圯矣屠子與徒御投馬衣
服沾濡且盡求燎不得遣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
濕不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媪見來者众也
驚而逐客屠子以溫言撫之再三乃止弗逐後負
擔者不至屠子憇其凍死澤中酒從行者以束炬
還迎之夜深而後至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牀

頭積雪盈尺襟被如冰旦起上馬行數里見山谷
中群藍縷號哭而來屠子停轡問之皆答曰吾儕
小人皆大梁民為官人拘於河工一歲冬月斃放
還單衣敝盡而橐中亡一錢奈此寒天何去其家
尚千里旦晚委於溝壑故哀傷而哭爾屠子泫然
憐之捐金錢而後行其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
益厲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每出行必有風雪夫
屠生胡足言顧獨念此曹藍縷甚矣而又行遇此
者其何能生還貴介公子操弓矢挾彈丸臂鷹牽
犬騎出郊原射虎逐狡兔南山則風日熙溫也此
亦豈有說哉老母後發間關險戩復倍之嗟乎行
役之難如此彼嵩樓野宿之夫非苟薄富貴蓋亦
有見焉尚羊卒歲則取適而已

二陸先生祠記

夫賤華貴實愒士之操輦悅雕蟲太上之所不由
故世之鉅人鴻德猷薄浮藻謂亡所用之然而推
魯之夫亦往往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
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豎立者朗揭六

合為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竹素烏能傳之無窮與天壤共救乎即尼父恂恂篤行而手定六籍告來世五千言非文章耶夫老氏豈不沖然玄素也不佞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璀璨山川焜耀然後悟此道之貴也謙者謂張司空華而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五焉用文為若猶未也奈何夸口而詆天下巨麗之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寧獨辨海島龍鮓之屬抑神智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款誠信於

幽冥通儒碩望彬彬質有其文故可貴也二陸生蚤歲以天才贍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湧於犇泉爛於天星吾固得不論史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即啟龐本實之士奚過焉士龍清識要自偉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亂之朝卒與禍會為缺知幾之神夫黃鵠遊於汙池祥鸞鑿於棘林蓋亦屬有天命非由人事當其時若嵇姓夜龍性矯舉薄富貴若條籠而卒亦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收白帟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死生

了矣夫學至於了死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譽於九州而其死也精魂感於二儀乃鴻臚之文兩先生霍焉競爽至使君苗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異之氣實發於兩公譬之天鷄始鳴曜靈啟塗其有功於來茲大矣兩先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寔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不佞來令茲邑既已祀兩先生學宮復為之建祠專祀焉而并考其生平之操履使知不佞之所願執鞭從事者不馱以其文是役也不佞寔指捧首

管仲鮑叔廟碑記

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倫而祠基則俞孝廉顯卿所捐土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穎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穎上人蓋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穎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穎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為穎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

好事也如此哉穎故無山川陂池林麓其概昔人
名跡可資遊覽又苦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鴻荒而
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穎獨若爾寥寥也覽物
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堇堇有管鮑二子成名
列國標勝於茲固前史之豔羨而豪桀曠士之所
奔也而且罔為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關即烏
覩雅致哉士風誠朴民習蠢鄙士鮮德讓則典禮
闕也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不
烏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脩學宮制祭器

稍葺南北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刻
碑剏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以
士民所樂助為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讓管
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
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
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鬯鬱烈哉士人往
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
世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士動輒張
口依之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竒此平居拉掌可

爾令身為之何論庄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
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炆又
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
得則穉苑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
信才賢微鮑炆則齊國一壘囚爾故仲之所為鴻
鬯鬱烈者皆炆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
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湏而掉臂去之則市道
之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
炆抑又可以風矣



White thread binding at the top of the gutter.

Small hole in the gutter.

Small hole in the gutter.

Small hole in the gutter.

Small hole in the gutter.

Small hole in the gutter.

Small hole in the gutter.

White thread bind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gutter.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